



高尚的人

——模范饲养员王传河的故事

莎蔭 楊义 著

农业出版社

农业出版社出版

北京老钱局一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10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装订

统一书号 10144.9

1965 年 9 月北京制型

1965 年 10 月第一版

1965 年 10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95,000 册

开本 787×1092 毫米

三十二分之一

字数 40 千字

印张 二又四分之一

定价 (科一) 一角八分

“我們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純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脫离了低級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毛澤东：《紀念白求恩》

王传河，这个普通农村共产党员、生产队饲养员的名字，正在山西省的农村中回荡着。这是一个光辉的名字，这个名字闪烁着共产主义的光彩！

王传河，是山西省临猗县城西公社好义生产大队第三生产队的饲养员，好义大队的畜牧队长，好义大队的监察主任。

这个普通的饲养员在十年如一日的的生活里，究竟干过些什么事情？三言两语说不清。为什么有人把“最高尚的人”的称号送给他呢？三言两语也说不清。

那么，让我们从头说起吧！王传河已经五十六岁，解放十九年，三言两语更说不清。

于是，我们决定从合作化的那年说起。

—

一九五四年冬天，中国农村正经历着一场伟大的变革；千百年来的小农经济从这一年起跨上了集体经济的康庄大道——一个翻天覆地的合作化高潮在毛主席的指引下兴起来了。

一连好几天，好义村热热闹闹。村政府的人来来往往，共产党员们，共青团员们，积极分子们，谁都不愿意落在别人后头，争先恐后地报名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在街头巷尾，在农民的家里，人们在议论着：张三报名了，李四入社了。都猜测

互助组长王传河保险要入社，因为他是办互助组的积极分子。

誰知，大大出人意料，入社名单一公布，人們却没有找到王传河的名字。

一个互助组长没入社，自然引起了人們的議論。有人說：“传河办互助组，那是假积极，他过不了社会主义的关！”也有人說：“王传河在旧社会穷怕了，如今分了房，分了地，怎么舍得拿出来入社？”老貧农陈发才是王传河的好朋友，他也摸不清王传河肚里打了什么主意，就跑到王传河家里来。老朋友說話，开门見山。陈发才問王传河：“你怎么不报名入社？”

王传河說：“急甚哩！”

陈发才說：“你可是共产党、毛主席从苦水坑里捞出来的啊，千万不要走了斜路。”

王传河笑笑說：“好哥哩，王传河不会好了伤疤忘了痛啊！”

陈发才一顆心跌到肚里，站起来，咚咚地走了。

王传河一个人陷入了沉思……。

三十八年前的一个除夕。整整落了一夜雪，天还没亮，村子里响起一片爆竹声——有錢人家在迎神祭祖过大年了。

六岁的王传河，拉了拉破烂的被子，伸出小脑袋来，低声跟蜷伏在炕角的媽媽說：“媽，过大年哩，我不要飯去啦！”

媽沒吭气。躺在身边的爹却伸出一只枯瘦的手，撫摸着传河的脑袋說：“娃，爹也不想让你在大年初一去要飯，可咱家沒吃的呀！爹有病，你媽出不去，一家人四张嘴，全靠你和你姐姐要啊！……”

他爹說着哭了，媽也哭了，姐姐也哭了，王传河也哭了。这

哭声和村里富豪人家噼噼叭叭的鞭炮声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描繪了旧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一幅真实的图画。

六岁的王传河，终于跟着姐姐出去討飯了。

冷落的乡村街道，被无情的大雪封閉了。王传河艰难地踏着姐姐的脚印走着，到了一家油漆粉刷一新的一座大門口。大門关得死死的。王传河又冷又餓，心里急切地盼望从这个“財主”家要到一餐半盞剩飯，就拿打狗棍，咚咚地敲起門来。突然，大門开了，从門縫里钻出一条黑狗来，直扑王传河，身小力薄的王传河立刻被扑倒了。本来就烂了的褲子，被恶狗几下就撕成了条条，血从咬破的伤口涔涔而下……。

走了一个村，又一个村，王传河和姐姐不知走了多少村，在多少人家門口乞討过，籃子里仍然是空空的。



太阳落山了。王传河和姐姐已經跑到了永济县境，他們再沒有力气去沿門叫喊了。兩人蹲在村口的雪地上，放声大哭起来……。

王传河已經七岁了。在財主人家，七岁的孩子衣服还要人穿，可王传河却已經給令狐营的大地主楊丕升当了小长工。

王传河，在他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的時候，就經受了中国农村被剝削、被压迫階級的一切痛苦。

七岁的孩子，要扫院子、烧火、跑腿买东西；

七岁的孩子，要洗鍋、刷碗；

挨打，受气，忍气，吞声，王传河在楊丕升家一口气干了十二年。十二年，他連一条被子也沒賺下！

王传河又給北貫底村的大地主程子光家当了长工。誰知天下烏鴉一般黑，程子光比楊丕升更凶，又是罵，又是打，沒几年，逼得王传河又跑回了家。

苦难的生活，沉重的劳动，非人的折磨，終於使年輕的王传河得了病——害上了关节炎。害了病，不能治，也不能养，王传河的两条腿拐了！

突然，在王传河的生活里閃現了希望的火花——一支北上抗日的八路軍到了山西。王传河听說这就是帮穷人鬧革命的紅軍，他再也忍不住了，一口气跑到当时的“蒲版中学”，報名参加了游击队。

但是，山西的“土皇帝”、反革命的閻錫山和一切反动派怎么能让这支人数不多的抗日游击队在他們統治的地方抗日呢？閻錫山偽县政府的自卫队，在一天深夜突然包围了王传河他們。打了一夜，游击队終於被反革命的自卫队打散了。王传

河保护着游击队的领导人賀云龙，又找到了游击队。

但是，游击队不能在平川了，要上山。王传河的腿有病，走不了，只好留下。

王传河又当了长工。但是，在他的心底，却燃烧着一股扑不灭的火焰。

在那漫长、苦难的岁月里，王传河多么响往着解放！又多么响往着一个崭新的时代啊！

一九四七年春天到了。这真是严冬尽，新春来，风和日暖，艳阳天，芳草地，百鳥爭喧的好季节，就在这个令人欢欣的季节里，人民解放軍打垮了閻錫山对晋南平原上临晋县的罪恶統治，树起了人民革命胜利的大旗——临晋县解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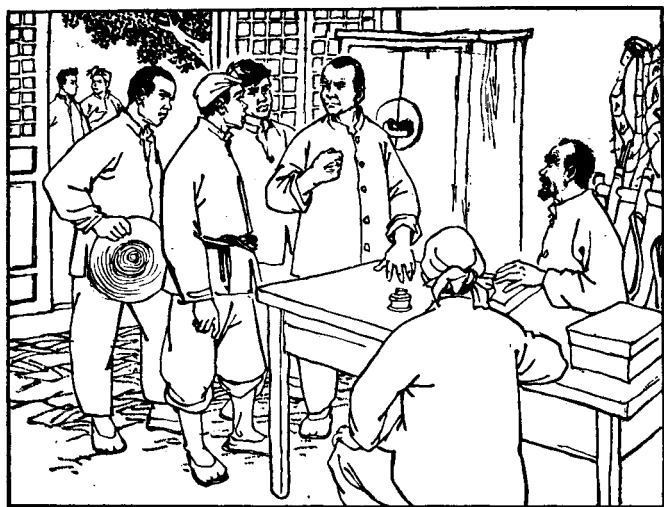
王传河看着开往前綫的軍隊，感动得流下泪来。他找到临晋县的吉县长說：“吉县长，我是从崖底下翻上来的，往后，革命要我咋我就咋！”

这是王传河的心里話。一个在旧社会受尽了痛苦的被压迫者，一旦解放，他会爆发出无限的力量来。

好义村一解放，就成立了民兵队。当时，离好义七十里的运城县还没解放，有人怕“变了天”，不敢参加，王传河說：“怕变天，越要参加，参加了才不怕变天！”于是，他头一个报名，头一个扛枪。

村里成立农会了，有人疑疑慮慮，前怕狼后怕虎，王传河領着头說：“我先入，怕个甚么，农会是自己的組織，組織起来不更有劲！？”

翻天覆地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好义村展开了。王传河站崗、放哨、开会訴苦，……忙得連眼都顾不得眨。



一天，开会回到家，王传河的老伴张綫娃告訴他：王景仁来家坐了一陣，說王传河要是沒吃的，晚上就到他家里去背。王传河一听，問綫娃：“你說他为啥关心咱？”綫娃說：“还不是怕土改！”王传河說：“对！这个富农分子想让咱上圈套哩，办不到！”原来王传河結婚时，曾經伸手向王景仁借过粮，被王景仁干脆頂回来了。他說：“借給你拿啥还，我还怕收不下利息，亏了老本哩。”如今，他見王传河成了土改积极分子，想让王传河給他說好話，就跑上門来献殷勤，誰知，王传河早識破了他的鬼計！

土改了，王传河分了十二亩地。不久，党号召办生产互助組，他把一伙积极分子們叫來說：“党說的，都对；党让办的，都好；单絲不成綫，不如互助，人多拾柴火焰高。”于是，王传河的互助組成立了，是好义村成立最早的一个互助組，王传河就是

这个互助組的組長。

.....

王传河，这个受尽旧社会苦，对新社会无限热爱的老雇农，怎么在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时候，突然落在别人后头呢？是不是好义村有人說对了：王传河在旧社会穷怕了，舍不得那十二亩地入社呢？如果是这样，那他为什么又和陈发才老汉說，王传河不会好了伤疤忘了痛呢？

王传河肚里打了甚么主意？只有王传河自己知道。此刻，他一个人坐在炕边上，不正在琢磨这件事嗎？

原来，王传河真是有自己的老主意。当初，党一提出办农业社的号召，王传河就和张綫娃拉扯过，他說：“共产党，就是替劳苦人想得周到，沒地，就領着鬧土改，打倒地主分田地。分了地，怕咱穷苦人人手少，做不好，又叫办互助組。如今見有些人天灾人祸扛不住，又要卖地，就叫办社，往后，一心钻到社里干吧，再不要怕穷了！”他謀划着自己入了社，要好好干，一定要把社当自己的家来看。誰知道，办社的号角刚吹响，村里就冒出了一股歪风。說什么办农业社就是“共产”哩，以后，我的你的也不分了。說什么办社牲口要充公哩，有些富裕戶也不問这話是真是假，拉上牲口偷偷上了集，卖了。富裕中农王传英，本来养着一头大驢子和一匹老馬，一听这謠言，怕把大驢子充了公，就在嚷嚷办社的那几天，拉到集上卖了，槽上只留下一匹老馬。当时，虽然党支部发动党员、团员开展了办社的宣传，也沒有把这股歪风压下去。王传河看着这事，心里挺着急，也去宣传，說：“牲口卖不得啊，入了社，还要种地哩，要把戏凭猴，种地靠牛，沒了牲口，土地咋个經營法？”有些富裕戶們才

不听他的话。他们说：“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们是大车大马，你有啥？入社损不了你一根毛！”

几句话，把传河噎得说不出话来。但是，王传河一下明白了：富裕户卖牲口，是怕贫雇农沾他们的光！

于是，王传河盘算开了：人家怕沾光，为甚偏要沾人家的光？闹解放，闹土改，办互助组，不是靠自己吗？在合作化的道路上，为啥一定要靠富裕户？不，不应该这样，还是要靠贫雇农，至于富裕户，他们乐意参加，我们双手欢迎，他们要怕沾光，就让他们等一等！

靠自己，自己除了十二亩地，就只有两个人了。没牲口咋能种地？想到这里，王传河突然下了个决心：晚一年入社。来年种上四亩棉花，收了花，卖了钱，买上头大犍牛再入社，那时，也让富裕户们看看，贫雇农对办社怀着是什么样的心肠！抱的是什么样的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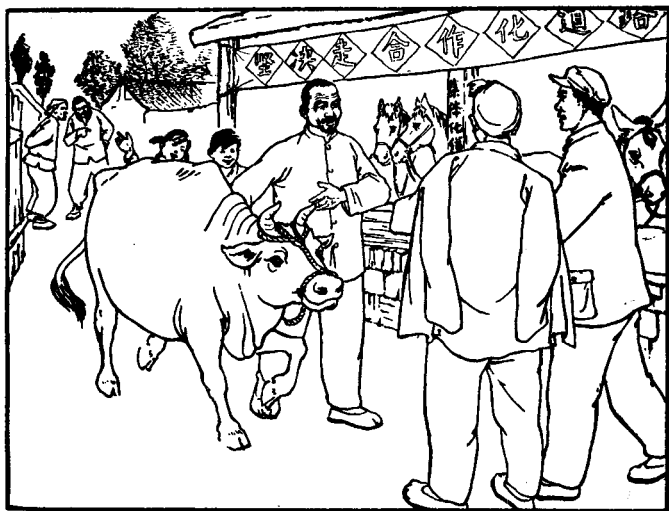
就这么着，王传河没有报名入社。

好义村一九五四年冬办社，只有三十一户人家入社，留在社外的人家还很多。王传河没入社，开头引起了好多议论，日子一久，人们也就淡了，谁也不再提这事了。不想，第二年秋后，人们的议论又突然对准王传河了。

事情是这样引起的：王传河没入社，一头栽到自己的十二亩地里干了一年。那一年，他种了四亩棉花，间苗呀，中耕呀，打切呀，他老两口把一年的汗水都洒到了那片地上。辛苦下得大，收成也实在好，秋后，四亩地摘下三百六十斤皮棉。当时，好义村的棉花一般一亩地只产三、四十斤，他的棉花拔了尖，有些富裕户本来就看着眼红，偏偏王传河把棉花卖了，到晋临

鎮的集上又买回了一条大犍牛，这一下，村里的輿論就象滾油鍋里放了一馬勺冷水——噪翻了天。有人說：“看看，說的是王传河一心只顾发财了，要不，他买条大犍牛干甚！”也有人說：“王传河尝到走自发的甜头了！”連一些过去土改运动和办互助組时期和王传河相处得不錯的人，背地里也埋怨起王传河来，說他“翻身忘了本，把革命看得比发财輕了”。

好义村不明底細的人把王传河說了个一錢不值。不想，就在这时候，从农业社办公室突然传出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来：农历八月二十五买下大犍牛的王传河，九月初四就帶着他的大犍牛入了社！



这意外的消息确确实实叫人吃惊。那些富裕戶不理解王传河为啥这样“傻”，悄悄問王传河：“你这人才怪，留着錢哪里

不能用，为啥要扔了？”王传河笑笑說：“咱們想的不一样，我想的是把社会主义的道儿走好，你呢？……”富裕戶討了个沒趣，悄悄走了。

陈发才也感到有些意外，他也跑来問王传河：“老哥，你这是順着不来逆着来，让你入，你不肯，沒人理你，你倒牵着牲口送上門来！”王传河說：“我说过，王传河不会好了伤疤忘了痛！王传河心里有共产党，有社会主义啊，空空两手来入社，对不起农业社啊！”

王传河，在社会主义的第一关上，迈了最坚实的一步。这一步，是一个解放了的中国农民的真正步伐，在这一步中，蘊藏着王传河对党、对社会主义的多么深厚的情感和多么深厚的爱啊！

二

王传河买牛入社，在好义村叫了好。社員們也相信：这样一心向社的人，靠他办事是放心的。于是，让他当了飼养員。

那时，好义农业生产合作社刚刚扩大了社，王传河所在的那个生产队是个較大的队，有三十五头牲口，本来这三十五头牲口是一槽喂养的，后来，干部們觉得三十五头牲口挤在一个槽上，喂不好，就决定分槽。要分四个飼养室。王传河一上任，正巧碰上分槽。

分槽那天，全队的牲口都在場，飼养員也都到場上。队干部們的意思是让飼养員們商量商量，把好牲口和坏牲口搭配开点，好經管。沒想，除了王传河，三个飼养員的心都不在这上

头。人人两眼盯着那些又肥又壮的好牲口。他們都知道，肥的、壮的好喂，又容易喂好，就很想动手挑一挑，可又碍着面子，不好下手。这时候，邓振中实在忍不住了，上去把两头最壮的牛拉到了手里。邓振中是个富裕中农，这人向来就是个“尖”人，不論干甚，你想叫他吃亏，那是万万办不到的。当时，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不久，他的私心还没經過很好的改造。分槽时候，就打了个主意：想办法把那两头好牛拉到自己槽上，这两头牛，壮得很，社員們管它叫“火車头”和“拖拉机”。拉到这两头牛，好喂不說，还容易从它身上捞到奖励。所以，当时他見别人不动手，生怕干部分配到别人槽上，就动手拉过来了。

邓振中带头挑好牲口，另外两个飼养員也忍不住了，也动手挑起来，挑来挑去，好的都挑了，給王传河剩下十二头老畜、弱畜、病畜了。队干部們看不过眼，就說：“振中，你給咱喂上一头驢吧！”邓振中心里想：“高脚”牲口不好喂，就說：“这些牲口就够我喂了！”王传河見邓振中不要驢，怕队干部和他爭吵，就說：“你不要，我喂吧！”

王传河接受的十二头老、弱、病畜，可真有点不好弄。十二头都是老的，老的中間还有两头拐子，入社时一头作价十块錢，一头作价八块錢。还有病的，瘦的，有的臥下起不来，眼看就活不下去了。有的社員耽心王传河的身体不怎么好，自小兒得了风湿性关节炎，又引起了心脏病，一下撫弄这样十二个牲口，怎么能扛下来？就悄悄地跟王传河說：“传河，你可別大意啊，沒有金刚钻，就別攬那磁器活，这一伙老、弱、病畜拉到你槽上，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向社員咋交代？”王传河深深理解这些人的好意，但是，王传河却不能接受他們的劝告，他不

能在困难面前后退，对社里的财产，他不管也心疼啊。所以，当这些人劝他时，他只是笑笑说：“我经心喂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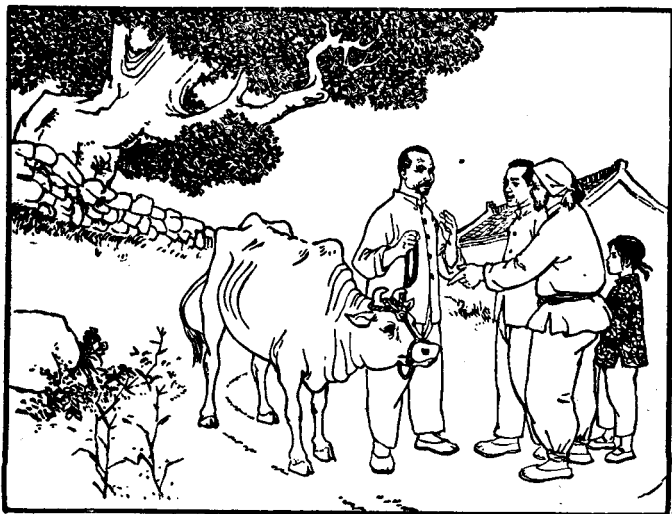
分完槽，王传河把自己分到的十二头牲口刚牵回槽上，就在大门口又碰上一头牛。这头牛又老又瘦，又是个跛脚。王传河想：这是哪队的牛哩，放在巷里，踩着孩子们可咋办呀。想着，就牵上牛大声叫喊起来：“这是谁家的牛？”没想，叫了半天也没人理。王传河没法，就拉着牛去找社主任程展如。

程展如看了看说：“象是四队的。”

王传河拉上牛送到了四队。四队的干部一见，说：“咳，这牛老的不能用了，我们不要了。”

王传河听着奇怪，咋大大一条牛，说不要就不要了？就问：“为啥？”

四队干部说：“养不了，你想要，就拉到你槽上吧！”



王传河想：“捞起镢头，想起老牛”，一个人用上吃奶的劲，一天能刨多少地？再说牛不行，也总比镢头顶事吧？说得倒轻松，不要了！于是，他一转身，把牛牵到了自己槽上。

王传河把牲口拴好，动手把饲养室打扫了一顿。就准备给牲口添草，谁知找遍了饲养室，也没个筛子，不光没筛子，水桶、扁担、铁锅……要甚没甚。是队里没有准备呢？还是别的饲养员拿走了？他想去队队长问一问。后来一想：算了，这些东西自己家里都有，拿来先用着，以后再和队里说吧。这么想着，他又颠颠跛跛地从家里把家具都搬到了饲养室。

好义农业社的新饲养员王传河，从这天起正式上任了，他把一颗心全操在十三头牲口上。

一个夜来临了。王传河默默站在槽头，详细地观察着每一头牲口吃草。他想：“马无夜草不肥，喂牲口全凭这一夜啊！”他又想：人常说，“牲口好喂守槽难”，自己可得经心点啊！老牛忽然停住不吃了，他提着马灯过去，把草和一和，哪个牲口的槽上吃光了，他赶去添一些。……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溜过去了。远处，雄鸡高唱，报道了天明的信息。他才缓缓地到饲养室墙角的土炕上躺下来。

就这样一天又一天的过去了。王传河的眼熬红了，脸也瘦了。身子也支持不下来了。有时，往什么地方一靠，就呼呼入睡了。赶醒来，把后半夜的一次草误了。

这件事使王传河十分难过。他怎么也不能原谅自己：牲口是农业社的半份家当，社员们把这家当委托了你，你怎么能这样疏忽，竟然耽误了添草！

队干部们见王传河一个人喂那么多牲口，怕把他累垮了，

給王传河派了一个帮槽的，叫王太平。王太平那年只有十九岁，人年轻，虽然有热情，就是贪耍的心太大，干甚也常不了。起初，还干得挺欢，往后就不行了，王传河见王太平不怎么实靠，怕耽误了牲口的夜草，就不敢再靠王太平喂夜草了。可自己又坚持不下来，怎么办？他想来想去，想出个好主意来：他搬来一条长板凳放在槽前头，困了，不上炕，就躺在板凳上。板凳很窄，他睡一阵就感到不舒服，一不舒服，就要翻身，一翻身，从板凳上掉下来，也就醒了，正好儿不误添草。就这么着，日子



一天又一天过去了。一个多月以后，王传河槽上的十三头老畜都增了膘，瘦弱的肥壮了，站不起来的也欢蹦乱跳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第一批瘦弱牲畜，被王传河用无限的辛勤侍候得